

东方意识流文学

DONGFANG YISHILIU WENXUE

李春林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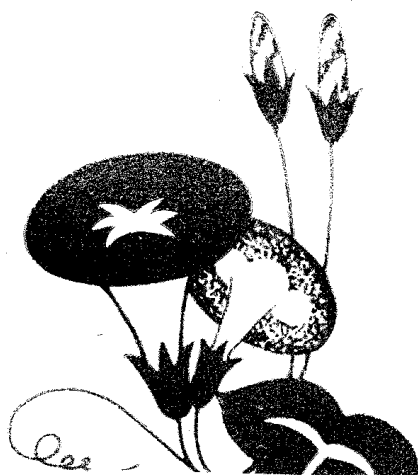
文艺新潮丛书



文艺新潮丛书 ⑮

东方意识流文学

DONGFANG YISHILIU WENXUE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32170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7年·沈阳

1132170

责任编辑 蒋秀英
封面设计 刘桂湘
责任校对 林立君

文艺新潮丛书⑬

东方意识流文学

李春林 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崇山西路3段4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7.75 插页: 2 字数: 120千

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

统一书号: 10429·071 定价: 1.70 元

ISBN 7-5610-0085-5/I·32

编者的话

随着改革和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的到来，我国文学艺术领域新潮翻涌，不仅创作方面气象万千，文艺研究方面的探索与变革，也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牵动了许多人的心。不少文艺工作者解放思想、锐意求新，有的用信息论来研究文艺创作的过程和规律，有的用系统论的方法来分析人物性格，有的用控制论的观点来探讨演员们的表演艺术，还有的用比较的方法、精神分析的方法来研究文艺作品和人物形象等等。尽管有些文章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稚嫩之处，但我们必须看到，它们那种独特的审视角度和新颖的阐述，的确是突破了传统的文艺批评的模式，使人感到耳目一新，引起了大家对文艺批评问题的认真思考。

历史发展的无数事实告诉我们：没有探索就不能前进，没有变革就不能发展。当然，这种探索与变革必须是建立在对问题的实事求是的、合乎规律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为了促进文艺研究方法论的探索与变革，使更多的人真正了解这个变革所涉及到的有关知识，从而推动文艺理论

研究工作的新发展，进一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我们编辑出版了《文艺新潮》丛书。

这套丛书在一九八六年相继出版的有《新时期的文学思潮》、《文艺控制论初探》《系统科学与文学》、《文学典型研究的新发展》、《比较文学漫谈》、《文艺心理探索》、《精神分析学述评》、《结构主义文艺批评浅论》、《现代派文学在中国》、《当代文艺思潮小史》、《新时期的乡土文学》、《朦胧诗述评》、《大墙文学》、《小巷文学》、《东方意识流》等若干种。

为了便于阅读，这套丛书在写法上力求通俗易懂、简短明了，将学术性探索与知识性介绍相结合，深入浅出地说明问题，每本字数均在六万至八万左右。

希望这套丛书在科学昌明的今天，在中华民族腾飞的岁月里，能对献身于祖国文学艺术事业的朋友们有所帮助。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7038/1

目 录

一	意识流、意识流文学与 意识流文学东方化	1
二	东方意识流之父——鲁迅	28
	1. 鲁迅对意识流理论的介绍与传播	28
	2. 意识流文学的佳构——《野草》	33
	3. 鲁迅小说中的意识流	37
三	意识流文学东方化的一次群体尝试 ——二十年代末期到三十年代初期的新 感觉派意识流小说	51
	1. 中国新感觉派的形成	52
	2. 中国新感觉派的鼻祖——刘呐鸥	54
	3. 中国新感觉派的圣手——穆时英	58
	4. 弗洛伊德学说的运用者和意识流文学 东方化的成功者——施蛰存	76
四	新时期意识流文学东方化的首倡者 与实行者——王蒙	92
	1. 王蒙意识流文学主张	94
	2. 王蒙意识流艺术揽胜	99
	3. 王蒙意识流创作探源	134
	4. 王蒙在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	146

五	星河灿烂——东方意识流蔚为大国	
	——新时期的意识流小说	149
1.	直面人生时的恋顾——意识流动里的	
	历史与自然	151
2.	变革社会时的求索——心理流程中的	
	现实与未来	159
3.	全球意识观照下的自省——对民族古	
	旧心理的展示与批判	168
六	东、西意识流之比较	185
1.	早春的欢歌与仲夏的忧郁	185
2.	时代变革中的心理震撼与社会喧哗里	
	的灵魂骚动	192
3.	古老的苦闷与现代的冷漠	207
4.	东、西意识流文学的主要差异	221
七	多余的话：东方的狡黠	225
	后 记	240

一 意识流、意识流文学 与意识流文学东方化

1924年5月18日，一位女作家在剑桥大学宣称：“我们正踏在英国文学的一个伟大时期的边缘上。但要想进入那个时期，我们必须下决心永远不抛弃勃朗太太。”这位女作家，就是意识流文学的著名代表作家之一——维吉妮亚·伍尔孚（1882——1941），而勃朗太太则是她在剑桥大学的讲演《班奈特先生和勃朗太太》中虚拟的一个人物。

伍尔孚在这篇著名的讲演中讲了这样一个小故事：

某天晚上，她赶火车，急急忙忙跳进一个车箱，打断了已在车箱里的两个人的谈话。女的六十出头，男的将近半百。男的因被打搅感觉别扭，而老太太——作家称她为勃朗太太——倒象是松了一口气。作家对两人的外貌、表情均做了一番观察与审视，谛听他们的谈话内容，引起对两人特别是勃朗太太的心理及命运的遐想。她感觉勃朗太太给她造成了足以压倒一切的印象，无数互不相关互不协调的念头在脑子里一拥而上，直到

她下了火车，作家仍感到自己的思绪未断，情不自禁地要写一本关于勃朗太太的小说。如何写呢？伍尔孚认为，勃朗太太的处理方法尽管可以按照作家的时代、国家和气质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但过去的作家往往侧重写人的生活环境，写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从外部描写人物的性格，这样会使人物成为想象的一块碎片。她主张：“必须在火车到站而勃朗太太永远消失之前，把勃朗太太拯救出来，表现出来，放在她和世界的超越关系之中。”这“是从英国文学的一个时代开往另一个时代”，要摧毁以前文学世界的根基与规范，寻求一套“作者与读者共同接受的行为规范作为建立更引人入胜的交流的序幕”。（以上引文均见《班奈特先生和勃朗太太》，《文艺理论译丛》第1辑）“让我们在那万千微尘纷坠心田的时候，按照落下的顺序把它们记录下来，让我们描出每一事每一景给意识印上的（不管表面看来多么互无关系、互不连贯）痕迹吧。”（伍尔孚：《现代小说》，《外国文艺》1981年第3期）这样的作品能够消除读者与作者之间的隔阂，作家再也不是高居一切之上、无所不知的，而是真实地让人物自己展现自己的内心世界，并带领读者直接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她认为乔伊斯、艾略特——实际上也包括她本人——就是这样做的。她所指的所谓新的文学

作品，正是“意识流”文学。关于意识流文学（此处我们主要指主观性的意识流小说）与传统性通常小说之间体裁的不同，有人曾这样作譬：“传统性小说是事实性的叙述，读者们好像面对小说家而坐，听他讲故事。小说家坐在窗边眺望，将他所见的逐一传达给我们听。由于他是唯一坐在窗边的人，又善于讲故事，我们只能洗耳恭听，别无他法。”“主观性的小说却有不同。小说家把我们安置在窗边，使我们自己也可向窗外眺望，而且由于他的安排，我们有时好似身历其境，在做梦一样。我们不但是旁观者，而且也是亲身演出者。我们不但进入书中一个角色的意识与头脑，而且也可在同时进入了好几个角色的内心。”

（董鼎山：《漫谈“意识流”手法》，《读书》1981年第8期）

这是说得相当形象与深刻的，伍尔孚所谓关于如何描绘给勃朗太太的纷歧，其要点也正在这里。

关于“意识流”，流行着三种各异的看法：一种认为它是文学流派，一种认为它是小说的一种形式，还有一种认为它是现代西方的许多文艺部门如小说、诗歌、戏剧、电影等广泛运用的一种写作或者说表现技巧。但不论那种看法，一般都认为它是源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那时正是资本主义由竞争走向垄断、帝国主义开始形成的时代——西方的动乱生活，如伍尔孚在她的

剑桥大学讲演中就明确提出：1910年12月左右人的性格变了，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主仆之间、夫妇之间、父子之间——都变了。人的关系一变，宗教、品行、政治都要变，自然文学也要变。正是在此基础上，她才提出所谓英国文学从一个时代开往另一个时代。（但这种文学现象的产生，也直接接受了现代心理学的影响。“意识流”这个名称首先滥觞于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1842-1910）的论文《论内省心理学所忽略的几个问题》（1884），后来又在他的《心理学原理》一书中得到进一步阐释。）

（詹姆斯提出，人的心理状态从来没有绝对相同过，即便是同一人对同一特定事实的每一次思维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们之间仅有某种相似而已；同时要在人的具体意识中找到完全属于现在而与过去毫不相干的情形也是极端困难的。他认为：

……在个人的意识中思维感到自己是连续不断的，这一命题包含以下两方面的意思：

1. 即使意识中存在着时间间隔，间隔之后的意识觉得它与间隔之前的意识似乎并未中断，它依然是同一自我中的另一部分；

2. 意识特质中从这一刻到另一刻之间的变化绝不会太突然。（《意识流》，《文艺理论译丛》第1辑第234页）

最后，他得出这样的结论：

“意识在它自己看来并非是许多截成一段一段的碎片。乍看起来，似乎可以用‘链条’或‘系列’之类字眼来描述它，其实，这是不恰当的。意识并不是一节一节地拼起来的。用‘河’或者‘流’这样的比喻来描述它才说得上是恰如其分。此后再谈到它的时候，我们就称它为思维流、意识流或主观生活之流吧。”（同前，第236页）

詹姆斯还认为这种“意识流”变化多端，错综复杂，存在着许多朦胧不清的部分、先兆性的思绪，甚至各个部分有着不同的速度。许多西方意识流小说，有的部分不加标点符号，就给人以意识流动加速进行之感。）

（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1859——1941）对意识流文学的形成与发展也起有重要作用。他在《讨论意识的直接材料》（1889）中也持同詹姆斯近似的观点。他认为一个人的存在或“自我意识形态”是不断的变化所形成的“绵延”，“绵延”是作为宇宙基础的“生命冲动”，“只有一种独一无二的绵延，它在自己的进程中负载着一切，象一条无底无岸的河，朝着一个无法界定的方向流去，谁也说不出其的动力是什么。甚至在这时，我们也只能称其为一条河流，而且这条河

只是在流”。（柏格森：《绵延》，《文艺理论译丛》第1辑第258页）柏格森崇奉直觉主义，认为只有直觉才能把握事物的内核，而理性只能了解事物的皮相。尤应提出的是，他把时间区分为“空间时间”和“心理时间”，认为人们公认的时间观念是把它看为各个时刻依次延伸的表现宽度的数量概念，即“空间时间”；而“心理时间”则是各个时刻互相渗透的、表现强度的质量概念。（参见袁可嘉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资料（一）意识流》写的《前言》，《文艺理论译丛》第1辑第230页）他劝说小说家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追摄人物的意识流动。他的理论对于作家运用直觉与象征，采用时序颠倒或渗透的手法起过很大的影响。比如在美国意识流小说家威廉·福克纳（1897——1962）的代表作《喧哗与骚动》（1931）第一章里就有极为鲜明的表现。白痴班吉根本不存在对于过去、现在与未来三种时态的区分，其知觉可以任情地在过去与现在之间跳跃，结果在一天之内，勾勒了主人公几十年的经历。

对于意识流文学的形成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的还有弗洛伊德（1856——1939）的心理学说。他的关于“无意识结构”和梦的理论。弗洛伊德将意识分为有意识、前意识、无意识三个层次，还提出由超我、自我和伊德（本能心理）构成的三

层人格结构，主张要利用整个意识领域而“无意识是精神的真正实际”，“无意识冲动是真正的致梦因素，它提供了梦的形成所需要的心力。”

（《梦的理论》，《文艺理论译丛》第1辑第268页。）

他还认为艺术的功能与梦的功能相似，都是被压抑的本能的升华，均能反映人的心理最深层次的潜在愿望。弗洛伊德为意识流作家侧重写梦幻意识和大量运用自由联想提供了理论依据。

简而言之，所谓“意识流”原是把人的思想比作不间断的流水的心理学概念；所谓“意识流文学”则是一种主要挖掘广泛意识领域、一般是一个或几个人物的全部意识领域的文学。威廉·詹姆斯心理学关于意识流的理论，柏格森的生命学说、直觉主义特别是他所发明的新的时空关系，弗洛伊德心理学关于“无意识结构”和梦的理论，是意识流文学得以形成与发展的三块理论基石。）

在阐述了意识流文学的理论基础之后，我们再来探寻一下它的发展脉络。

（最早的意识流小说，一般公认是法国诗人兼音乐评论家艾杜阿·杜夏丹（1861——1949）写于1887年的《月桂树被砍掉了》。因为它比较典型地运用了“内心独白”：

……街上天已黑了，但现在只有七点半，我

要回家去；九点钟以前到诺伏特去有的是时间，大街实际上并不太黑；天上没有一朵云；人行道上有一道光圈，那是路灯的光，每盏路灯有三道煤气口；街上没有什么人；歌剧院就在前面，门口灯火通明，我走的是大街的右手，朝着歌剧院的方向。糟糕，我忘记戴上手套了；没有关系，我马上可以到家了，反正现在一个鬼影也没有，我马上可以到家了，让我想……到歌剧院五分钟，到奥伯路五分钟，到豪斯曼大街大概也差不多；再加五分钟，那就是五分，十分，十五分，二十分钟。我要换衣服；八点半就可以走了，就算八点三十五分吧。天气又干燥又好，晚饭后散步特别合适；这时候大街上的人不多。丽亚九点钟散戏，九点到九点一刻之间。我们干些什么呢？坐车兜风，是的，在香榭丽舍大街坐车兜到圆场；不，最好一直到凯旋门，然后沿着外面几条大街回到她的地方；天气真好，她当然会让我握她的手；她大概会穿那件黑色开斯米衣服；我们可别回去太晚了；她一定会请我进去坐一会；我就可以看着她的可爱的笑容，她开始慢慢地慢慢地卸妆。“在这张小沙发上坐下，乖乖的，”她会说，做个煞有介事的姿势，我会用同样的口气回答：“遵命，小姐！”……

《月桂树被砍掉了》情节极为简单：一个青年爱

上了一位女演员，但女演员虽与他过从较密，尚不愿委身于他。上引这一段内心独白表达了主人公期待同女演员会面时执着而又神不守舍的心情。这种写法使我们进入了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诚如意识流小说的最为杰出的代表作家之一乔伊斯（1882——1941）对此书的称赞：“自始至终将读者放在主人公的脑中”。《月桂树被砍掉了》被认为是符合“意识流”精神的最早实验，开意识流小说之先河。其实，与其同时甚至稍前一些时候产生的安布罗斯·皮尔斯的《泉河桥记事》也是很典型的意识流小说。它以美国南北战争为背景，描写一个因对北方军进行破坏活动被处绞刑的南方种植园主临刑时的思想活动。作家大量采用间接内心独白（或者说内部分析）手法，表现他的心理、感觉、幻觉及下意识活动。而在比他们更早一些时候的作家爱伦·坡（1809——1849）、梅尔维尔（1819——1891）、福楼拜（1821——1880）的小说中也都有意识流手法的运用。至于“内心独白”这个词的出现，则还要更早些。

这里有必要对“内心独白”与“意识流”这两个概念的区别与联系略作说明。许多批评家对这二者是不加区别的，用英文写作的批评家们一般惯用“意识流”，而用法文写作的则一贯采用

“内心独白”的提法。这原因比较简单，“意识流”一词本起源于英语，而在法文中没有直接相当于意识流这一名词的同义语。在德语及俄语中，则分别采用“erlebte Rede”（经验谈），和“внутренний монолог”（内心独白）的字眼。在俄语中，“意识流”则被看作是“内心独白”的极限。在我国，一般是把“意识流”与“内心独白”较为明确地区分的：即把“内心独白”看作是意识流小说的一种主要技巧，它一般不作为一种小说的特指使用；而“意识流”即可以作为小说创作的手法，又可作为一类小说的专有名词。有一点则可以肯定：不管哪个语种，“内心独白”手法都被看作是意识流小说的最主要特征。

最早提到“内心独白”这一名词的是在大仲马的小说《二十年后》（1845）里：“公爵怀着焦急的心情听着拉·拉梅的内心独白，以至于他脸上都露出来了。”在法国颓废派作家戈蒂叶（1811—1872）的《丧门神》（1857）里也出现了类似的讲法：“他的内心独白归结为这样的一句话，他焦急地咕哝着：‘利奥波德号的船长要是把这个家伙扔到大海里就好了。’”但“内心独白”在这里恐怕还不算是使用这种文艺技巧的实例，只是作为文学领域里一个新的名词而出